

勤奋与率真的雷达

□谢永旺

对于雷达的去世我非常惋惜。我是在兰州大学的学弟,比我小10岁。1978年《文艺报》恢复以后他来找我,拿来他的文章,我觉得文章写得好有才气,就推荐给当时的领导冯牧、张光年。他们也同意我对雷达的看法,就把他引进了文艺报社。

雷达工作十分勤奋,提出了很多好的设想和选题。比如在王蒙还不北京的时候,他就提出采访王蒙,我也认同他的想法,采访王蒙对其复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雷达善于阅读作品,对文学现场的动向与问题有敏锐的感受力,提出了一些在当时看来比较重要的思想,比如他提出的“重铸民族文学的灵魂”、“新写实主义”等命题都引起了文坛的关注。他无疑是一个有才华、有影响的非常卓越的批评家。

雷达后来涉及散文创作,他的散文书写自己的家世、经历,非常真实,充满激情,独具特色。前几年,我遇到他,他说正在创作散文,他非常重视自己的散文创作。

雷达的性格率真,勇于表达,人品高尚,秉笔直书。这些年他还是笔耕不辍,我们都劝他不要再写理论综合的文章,太耗心血,但他坚持写作,他说:“我有话要说。”他是中国当代文学40年的亲历者、见证者。

对他的去世我很悲伤,作为他的学友、一起工作的同事和邻居,我想念他。

真正的批评家

□张 炜

雷达先生突然走了。我们春节前后还几次通话,约定了他给万松浦书院讲坛春天授课的事。他的声音如在耳旁,他的面容如在眼前。他是文学界的兄长,一位真挚而公正的文学评论家,在海内外文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他的一支笔清晰、执著,直接言说自己的心声,不应付不草率,这是多么崇高的品质。大家对他的信任溢于言表。自新时期文学之潮涌动到现在的网络时代,他一直在做犀利而敏感的评论,是一个未曾缺席者。他在工作中心读了不知多少作品,读得很细,不畏辛苦,而且直到身体欠佳,直到现在也仍然如此。

他从20世纪80年代就评论我的作品,是我文学生涯中给予极大鼓励、极大影响的理论家。他为我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小说写了许多长评,如关于中篇小说《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关于长篇小说《古船》等。这些珍贵的文字给我留下的是不灭的记忆,给评论界留下的是深刻的印象。《古船》在海外出版时,几乎都附录了他那篇卓越的长评。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的几乎每一部长篇作品他都给予了关注,写下了长文。

文学评论家的工作是艰辛的,也是艰难的。雷达先生是真正的文学评论家,他将在中国文学评论史上,在作家的心中,留下永恒的纪念。我回忆我们一次次相聚和交谈: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不知有多少次关于文学的讨论。这是我们之间的话题。可惜,这个话题突兀地终止了。我会永远怀念他。

生命的意义与长度有关

□陈世旭

第一次听到“雷达”这个名字,是上世纪70年代末。在若干关于我发表不久的处女作的评论中,雷达的《画出魂灵来》短小精悍,言简意赅。与其说是对我作品的肯定,不如说是对我写作的告诫:写人物一定要写出人物的灵魂。

可惜我后来的写作很不顺利。好多年过去,别说写出人物的灵魂,连人物的外壳也写不出。小说屡遭退稿,即使偶有发表,也是勉为其难。我几乎绝望。1993年,离发表处女作13年,我出了一个长篇,出版社在北京开研讨会,雷达做了长篇发言,热情洋溢,会后又与李国文老师上央视的读书节目鼓吹了一番,对一个不争气的小老弟寄望的殷切,让我感动不已。

后来的很多年,我们常常有机会在中国作协的会上见面,他每次的话题都是我新近发表的某个小说如何如何,让我惊异他的几乎是海量的阅读量!惊异他哪来那么大的精力关注中国也几乎是海量的文学写作者?仅江西而言,他常年关注的就远不止我一个。我调省作协工作后,连着给几位出手不凡、作品质量和影响都远高于我的作家开全国性的专题研讨会,每次请雷达,他都欣然而来,而且每次都是精彩的主题发言。那时候类似的研讨会已经开始有评审费了,但我们穷,囊中羞涩,只有笔记本之类的“纪念品”,雷达从没有嫌弃,每次都笑而纳之。他与江西作家李伯勇的友谊尤其感人。伯勇在赣南山区,写作极为勤奋刻苦,时有鸿篇巨制,



声音还响在我们耳边。

一个扎扎实实的文学耕耘者走了。他的

——王蒙

雷达：我们永远怀念您

每部少则三五十万字,多则百万字以上。伯勇本人也是评论家,对自己的每部作品也都有详尽的解读笔记,字数往往接近原作。所有这些作品的写作,从构思开始便与雷达交流,完成稿后又请雷达过目,雷达都一一阅读,然后推荐出版,推荐评奖。为了支持伯勇的写作,他给伯勇寄钱补贴家用,特地去赣南山区看望。从伯勇那里知道这些事后,我真是惭愧无比。因为我都没有做到。

雷达在我的印象中是个健壮的人。他在作家中打乒乓球的名气跟他写评论、写散文的名气一样大。我有一次去江西新余的仙女湖,听当地文联的人说,雷达不久前路过,下湖游泳,一口气从岸边游到湖中的小岛。我目测距离,倒吸了口气。我自己吹嘘每天游两千米,但决没有这样的胆量。

差不多有10年没有与雷达通音问了,不料忽然听到他的消息,竟然是噩耗。一个人生命的意义,与长度有关,也与宽度有关。雷达因为他对文学的贡献,会活很长的时间——尽管他原可以活得更长。

雷达老兄,一路走好!

一辈子的朋友

□吴秉杰

一个朋友走了,是一个可以交流思想和见解的朋友。雷达是以文学评论家的身份离开我们的,从1985年他到创研部工作,他的桌子就紧挨着我的桌子,我们交流看法,无所不谈,那是一个文学与时代同等沸腾的岁月。

他曾告诉我,有读者写信给他:“哦,‘雷达’,侦察兵”(雷达原名雷达学),带点讥嘲口气。可我认为这正反映了他的敏锐。有什么重要的作家、作品他不曾评论过,不曾提出过中肯的意见?时至今日,几个月前在作品讨论会上还见到他,他每次发言都准备了文字稿,认真的态度让我佩服。

30多年的同事,一辈子的朋友。他曾对我说,我写的文章少了点“文气”。意思是过于逻辑和理性。“文气”也是一种“精神”吧?

评论家的杰出代表

□胡 平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造就一大批德艺双馨名家大师的历史任务,我以为雷达是可以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名家的。目前的评论家中,也许没有人比他跟踪阅读当代文学作品更多、评论当代文学作家和作品更广。他学养深厚、艺术感觉极好,专业态度坦诚严谨,评价准确精当,成为我国评论家的杰出代表。名家不仅意味着事业上的骄人成就,也意味着人格的高洁,他保持着传统文人的操守,从不随波逐流,不道曲意违心之言,更足以令人尊敬!他对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早有预感,但他对文学的关注、思考和写作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时日。他的逝世,是文坛一颗巨星的陨落,带走了我们眼前一道熟悉的风景,也带走了一种真实的知识界风范,对此我深感悲痛和失落,惟愿雷兄一路走好,长忆人间深情!

扛鼎的战士

□李炳银

3月31日下午,突闻雷达逝世噩

耗,十分震惊!月前还和他共同参会,他表示要送《雷达观潮》新书给我,如今书还未见,人却已倏忽离世,再也见不到了,令我痛伤至深。我1978年底与雷达在《文艺报》共事时相识,后又在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共同参与当代文学研究,相处40年,相互知根知底,我一直以他为近身学长。雷达生性聪慧,学业精进,在《文艺报》开始文学批评活动时,就表现出见识与热情。不少当今著名作家开初都曾得到他的扶持帮助,这样的热心与扶持行动,几乎贯穿了他大半生。伴随着时间的迁移,雷达的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成果,广为文学界注目,有了某种基准动向的标示性作用,雷达也因此成为中国文学批评领域的扛鼎壮士。这样的批评家在年龄并不高迈的时候突然离去,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大损失,令人遗憾和痛楚。他自守开明,坦诚实真,甚至不失稚气,他恪守原则,性格专一,有高远目标和实际的行动。因此学术成果丰硕,影响广泛。我遗憾和惋惜雷达的逝世,可天不假年,唯祈他去天堂的路顺畅,灵魂安息!我也会此生有念!

文有疑难可问谁

□白 烨

雷达是当今文坛分量最重、影响最大的评论家之一。他是改革开放40年文学中的一个贯穿性人物,一个重量级的代表。他是从新时期之初到新世纪以来都处于文坛中心地位的文学评论的领军人物。他在持续评论新人新作,不断梳理文学思潮中,形成了自己葆有深厚的理论内骨和精到艺术分析的卓异风格和浑厚气度。他卓有理论风骨和个人风格的文学评论文章,评说了不同时期的重要的作家作品,为文学创作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他这些有识有见的理论批评,也为从事理论批评的同行和晚辈提供了诸多的滋养与巨大的启迪。他是我在文学评论上的良师益友。

所以,雷达的突然去世,对我个人而言,我首先想到的是“文有疑难可问谁?”对于当下文学界而言,“从此文坛无‘雷达’!”这种损失当然是重大的,也是难以弥补的。

不可磨灭的贡献

□丁 帆

旅途中打开微信,突然满眼都是悼念雷达的文字和图片,甚为震惊,前些日子在一起开会,他还谈笑风生,身体棒棒的,怎么突然就走了呢?想起与先生相识近40年的历程,唏嘘不已。

雷达是北京评论圈子里“北帮”的核心人物,此前已经过世的何西来先生也是这个圈子里的中坚,两员大将驰骋中国当代文坛40年,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思潮、现象和作品的评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雷达先生是一个十分认真勤勉的评论家,他所坚持的现实主义批评方法是直指中国文学表达中历史和现实命脉与痛点的文字;他所秉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基本方法和立场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是与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思潮一脉相连的。因此,他的批评武器并没有过时,他的批评观念也没过时,尤其是在当下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更有“镜子”的对应效果。

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某一天雷达领我在中国作协参观,我们就结下了缘。在“方法论讨论会”上,在“新时期文学”10年研讨会”上,在“寻根文学研讨会”上,在太湖畔的“新写实主义研讨会”上……从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我们每每在研讨会上都要互问近况。雷达最后一次来南京时,我们还在谈他的散文出版的事情,他还一再嘱咐我一定要读一读他的散文,他自以为他的散文要比评论好,当然也比许多同类的散文高一筹,并一再关照我一定要认真地读,我说我会拜读的。哪知书还没拿到,雷达就不辞而别了!

在无泪的欲哭中,我试想从他的文学作品中看到他的真的灵魂!

我的良师益友

□孟繁华

雷达突然辞世我震惊无比。他是我的良师益友。多年来和他一起在“文坛共事”,经常一起开会讨论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我一直称他“达哥”,有尊重也有亲切感。“达哥”纵横新时期文坛40年,每每有真知灼见在文坛振聋发聩。他不新潮,但文章厚重有历史感,在繁复的现象中提纲挈领发现新问题,他绝不保守,对青年新锐经常提携鼓励。他有一颗赤子童心。但愿天堂也有文坛,供“达哥”信笔由缰写新篇。但愿天堂也有乒乓球,让“达哥”挥拍上阵任驰骋。

时代批评的象征

□汪 政

雷达先生首先是一个具有现实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的批评家,这使他的批评永远与社会同呼吸,以文学批评的方式回应着社会的疑问和焦虑。雷达先生还是一个具有历史感和思想风骨的批评家,这使他的批评具有强烈的人文色彩和巨大的深刻性,成为当代中国思想史的特殊风景。同时,作为一位杰出的批评家,雷达先生在审美上高度敏感,并表现出惊人的才华和不竭的创造力。雷达先生虽然走了,但作为一个时代批评的象征和标高,他将永远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

记下对英才的珍惜

□刘醒龙

得知雷达先生走了,正好路过一片樱花树林,漫天飞花,遍地落红,这个春天,好人就这么一个接一个地走了,让人格外难过!与雷达先生那种庸常意义上的交往并不多,甚至从没有过一场单独的交谈。但我一直认为雷达先生是非常懂我的。在他那皇皇大著中,时有评论拙作的文字,其中《暮时课诵》的谈及,虽然只是一小段,足以引为知心。时至今日,这部中篇仍是我偏爱的,雷达先生那时还无缘相见,其文字却如同相知很久了,三言两语便抵达作者心扉。10年后,只要再见雷达先生,开口必定是那句话:醒龙,我欠你一篇文章!我哪敢认这个账,总是回答说,是我还欠你让你心动的好小说!能读人心的话,只要一句就够了,又何必夸夸其谈。天空灿烂煞是好看,最管用的往往只是一二星斗。天不留英才,说的是不公,但也是另一种公道,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记下对英才的珍惜!

赤子之心

□何向阳

傍晚接到电话,得知雷达去世,如晴天霹雳。怎么可能?前些日子他参加会议还谈笑风生,再前些日子他还在会后和我告别,我们还轻松地谈着文学的话题,他说在一部百年的散文集子中选了 my 散文,还说,你的散文太长了,我自作主张节选了。还鼓励我说,你那时散文写得真好啊。好像这些才刚刚发生。怎么会?但消息是确实的。我难以想象,一向乐观、笑着的他也会面对死亡?!一夜难眠!就是在起草修订雷达同志生平我还是不能接受。直到现在写下这些文字时我都不愿相信他真的离开了我们。

我的第一部理论评论集《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是雷达老师做的序,而那时的我和雷达老师还不认识,我还是毕业分配在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从事文学理论评论研究的一个刚刚起步的学子。1996年,《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入选中国作家协会“21世纪文学之星”,当时雷达老师正是评委,就是从众多的理论评论集的书稿中他发现了我的书稿,并热诚推荐,亲自作序,在那篇序中他对我多有鼓励,说以前在《文学报》读过我的《复制时代的艺术与观念》等文,从文风看,以为是一位男性,“入选”揭晓后才知是一个女评论家,文中夸我20多岁发表的理论评论文章即可看出文化积淀和理论准备。这篇评论后来以《一个女孩和她的评论》为题发表在《大河报》上,给我今后从事文学评论提供了动力和信心。后来我在在中国小说学会每年评小说排行榜,一起评茅盾文学奖,一起参加文学活动,接触多了,觉得雷达老师是一个极其热诚而又性格单纯的人,他是可以用“赤子之心”来评价的人。这样的人对于别人的优点,那怕是一点点,都珍惜非常,对于别人的不足,他总是能够宽宏大量。这样一种人格,给我做文做人树立了榜样。调入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后,由于工作关系和他联系更多了。他还是一如既往,认真做人,认真做文,他多次鼓励我要坚持写散文,并说,我也坚持写,散文于他,是与他的评论一样看重的。他的文字,每每读来启发非常,文中有一种宏阔的视野,一种热情的气息,一种深入到文学现象内部对作家坦诚以待而又以理论的前瞻性提升创作的独特的思想,他的研究、观察和表达对于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具有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而这种贡献,是深深植根于他对文学和人生的热爱的。他的评论与散文就是这种爱的结晶。

最坚实的支持者

□张燕玲

刚看到雷达老师的《黄河远上》,便听闻噩耗。惊诧深悲,雷老师真的溯黄河离世了。31年来,雷达老师对我及《南方文坛》关爱有加,无论每年数次的会议或电话或赐稿,还是我张罗的广西文学活动。远至1987年的3月3日,中国作协在南宁召开的“首届壮族文学研讨会”,近至2015年“广西文学后三剑客”的研讨……他们都是最坚实的支持者,雷达老师的中国文学版图没有死角。31年来,惟有一次听过他的气话,那是我为广西一位老作家约他写评论,不巧正遇他为装修烦恼。不料第二天,他居然从北京来电为昨日的不耐烦道歉,我深知装修修处,当然不会在意,但一位中国批评大家却日日三省,的确令我震动。雷老师常说自己脸黑,过于庄重,其实他的内心永远住着一个不会长大的孩子,他的深厚博大、才情超凡与倔强自信,是以童真为底色的,其实雷达老师是个多情的人。

文学之伤

□马步升

从证实雷达先生去世的消息以后我一直处在悲伤茫然之中。夜深人静了,我却静不下来。浏览了几乎所有能看得见的文朋诗友的悼念文字,或长或短,方方面面,真是识与不识,无不尽情,文里文外,同感同悲。这是人间温情之伤,更是中国文学之伤。雷达先生的一支笔勾勒出了中国40年文学的基本线索,他的一支笔让多少作家和作品浮出水面。雷达先生的评论文字不在于褒奖或批评了谁,完全在于,他在何种程度上,为一个时代的文学提供了获取更大共识的评价标准。据说,我是雷达先生正式带的第一个文学创作研究生,又都是甘肃人,我也写过数百万字的作品,按常规的想法,在先生那里,我理当享受近水楼台的待遇。他人所不知的是,我很少给先生寄送自己的作品,从未请求先生给我作序写评论,偶尔见面,向先生请益的都是理论方面的问题,也会对彼此都熟悉的作品交流看

法,但从不涉及我的作品。对先生评论文字比较熟悉的人也知道,先生很少说到我。这是为什么呢,当年毕业时,我们之间就有一个没有明说的约定:我的作品先得过了我这一关,待我拿出真正让自己满意的作品后,肯定会双手捧着作品向先生当面请教的。如今,先生走了,而我的作品仍然没有真正闯过我这一关。也许,我对自己作品所设置的本身就是一个虚构的标准,而真实的近水楼台的文学标准,却以这样决绝的姿态离开了他为之苦心孤诣一生的文学现场。

深爱中国文学

□张 莉

得知雷达老师逝世,很悲伤。听他谈论作品的情景宛如昨日。雷老师是深爱中国文学、热情扶助后辈的人。他对中国文学的热爱那么真挚、高昂、炽热,让人难以忘记。他的批评文字里自始至终都饱含激情,深具感染力,作为后辈,我们都受益于他的文字。如果说中国文学是生机盎然的百花园,雷达老师无疑是园地里令人尊敬的、守护一代代幼苗成长的人。他虽然离开了,但那些40年来与中国当代文学同步的文字依然在。

同事、好友、邻居走了

□张日凯

我不会上网,所以得到文坛信息就晚一些。4月1日中午,文友赵凤山来电,说雷达去世了。我听了不敢相信,因为我经常去中国作家协会合同医院协和医院看病,从来没有见过雷达的身影。我一打听,这位文坛名家、同事、好友、邻居果然走了!我心头一颤,刚毅、幽默、满面笑容的脸庞立时浮现在脑际。我立时走到雷达家里,见到他夫人,心里的话语已哽咽在喉说不上来了。“怎么走得这么快?这样突然!但愿这不是事实。”可是面前有花圈,有一幅熟悉的亲切的照片!我不由得向照片深深地三鞠躬。

1982年我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做编辑,有一天雷达来做客,并送每人一本他新出版的评论集《小说艺术探胜》。从此以后,作为评论家的雷达给我的印象越来越深。我见到他的文章必定认真阅读,然后见面就欣然畅谈。无论是对他单篇作品的评论,还是对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的探索或是对一个作家的评论,都有真知灼见,如他发表的文章《民族灵魂的重铸》《莫言是个什么样的作家》等,我皆颇为欣赏,而他对我的意见也颇为赞同。作为评论大家,对我这个老编辑、普通作者从未有过轻视的表态。

2011年,我出版了长篇小说《悠悠玄庄》,2012年1月5日,中国作协创研部和作家协会召开小说研讨会。当时雷达正在南方出差,我告知他这一信息,他说:“老兄的小说开研讨会,我一定赶回来参加。”果然,他头一天晚上就赶回北京。在研讨会上,他以《劳动者的人性美与知识分子的乡土情结》为题发言,洋溢着对我小说创作的鼓励。

一位同事、好友、邻居走了,从此再也见不到他幽默、满面笑容的脸庞了!再也听不到他鼓励我的话语了!痛哉!哀哉!

其言永在

□杨肇林

我认识雷达,是从他那语不惊人却独到的评论开始的。后来,有了直接接触。上世纪90年代,海军年轻工程师陆颀墨写了几篇小说引起注意,在海军第一招待所举行作品讨论会,北京一些著名评论家和编辑到会给予热情鼓励,由作品谈到如何培养作者。吴泰昌发言时建议将作者调入专业创作队伍。我当时是海军文化部工作人员,表示说:“让作者始终处在军事斗争实际工作中,最是难得,给他们提供业余写作的便利和条件,更有利于作者成长。”会议间隙,雷达向我详细问及陆颀墨的工作,更关心所有海军创作状况,说道:“我理解你提出的主张和用意。”他的关心和细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2011年12月29日,我应邀参加东莞文学艺术院签约会,意外地看到雷达。这才知道原来他是东莞文联的顾问。老朋友南国异地相逢,自是高兴。东莞文联副主席曾小春告诉我说:“在2007篇应征作品中,《最后的水师提督》被选为第四名,外地作家167人,只选了6人。我们对你不熟悉,是雷达老师介绍了你。”签约会上,曾小春要我代表签约作家发言,我说,特别感谢雷达老师的支持和鼓励。不仅是这次,多年来,雷达以其独具创见的理论阐述,使我和许多海军作者受益匪浅。东莞选择雷达老师,就是树起了一面极具号召力的旗帜。

斯人已逝,其言永在。